

邓友梅

·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

DENG YOU ME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邓友梅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友梅/邓友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5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2235-9

I.邓… II.邓…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④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17.1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6958 号

责任编辑:李丹妮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3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3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4

199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 21.00 元



作 者 像

散文集前言

邓友梅

散文好像书法中的楷书。散文底子不打好，写别的会加倍吃力并且很难写好，我就是因为散文基本功不踏实，很受罚点苦头！

但我是爱读和爱写散文的。只是前些年来的稿约者都指名要小说，我若提出散文，来人就露出一脸遗憾相，甚至会公开说：你怎么给别人都写小说，我们求你就给散文，是立锥不够还是看不上我们……因此写出散文甚少。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从现在起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10月

自序

这本选集可算我写作生涯的一个缩影。

我1931年出生，只上过四年小学就参加抗战，走进文艺圈是由于“服从命令听指挥”！新四军文工团演戏需要个会说普通话的小孩，把我从别的部门调去的！从此就在烽火硝烟中演戏，敲锣，编快板。演戏要背剧本，编快板要遣词造句，就这样开始了“读”与“写”。也在战斗空隙，行军途中读点偶然到手的文学作品。如果这也叫“文学修养”，我的“修养”实在杂乱无章，不成气候。但长期受革命文艺熏陶，潜移默化，顺理成章地把写作看成革命工作的分工，不懂得还可以成为自我宣泄和经济创收手段。用文明话说就是有点社会责任感，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有利于社会进步。

我从1950年发表小说，写了《在悬崖上》，不久便被错划为右派了。这篇作品就成了那一时期的代表作。再拿起笔来写小说，已是二十二年之后，拨乱反正时期。我的创作时间，前后加起来只有二十多年，以新时期以后这段时间最长。

我的小说大致有几类。一是写战争的。如《我们的军长》；二是写社会上凡人琐事的，如《在悬崖上》；三是写域外生活的，如《别了，濠户内海》；四是写老北京的民俗民风，如《那五》、《烟壶》。此集中各选一两篇，可知其概貌。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如来日渐少，马齿陡增，求实心切，忆旧情浓，惧怕赶潮，懒于追风，时间分散，化整为零……以及说不

ABE 68/01

清和不愿说的原因,写小说的劲头渐弱,写散文的兴致高了起来。集腋成裘,也写了数十万字。题材虽涉及中外古今,风格却不伦不类。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抒情?是叙事?算纪实?算小品?虽不能上档入流,尚算得可读有趣。依不同题材、风格,各选一部分,以示一般。

我这辈子吃了不少苦,受过太多罪,就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光明美好。美的世界要靠美好的人来创造。但愿我的作品能给好人带来点快乐,使恶人减点威风。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目 次

自序	1
----------	---

小 说

在悬崖上	1
我们的军长	34
话说陶然亭	62
双猫图	75
寻访“画儿韩”	89
那五	104
烟壶	148
别了,濑户内海	245

散 文

别愿坚,忆当年	342
好您哪,宗江大哥	349
印象中的金受申	362
四合院“入门儿”	368
大门以里,二门以外	376
步入中庭	382
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391

兰英

——巴黎城内的山东大嫂	399
新台币、云门舞集和韩舞麟	414
和老索相处的日子	420
无事忙杂记(节选)	430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457

在悬崖上

夏天的晚上，闷热得很，蚊子嗡嗡的。熄灯之后，谁也睡不着，就聊起天来。

大家轮流谈自己的恋爱生活。约好了，一定要坦白。

睡在最东面的，是设计院下来的一位技术员，是个挺善谈的人。轮到他说的时候，他却沉默了许久也不开始。

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催他。

终于，他叹了口气，说起来了。——

我和我爱人，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前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到二工地上做技术员。头一天进工地，我就出了个娄子——坐火车没有要报销单据。我懊丧极了，心想会计员一定不肯给我报，就是给报，也要狠狠地批评我一顿。我噘着嘴进了会计室。

坐在办公桌后边的，是位挺端庄的姑娘，剪着发，身上浅蓝色的衬衣已经洗得发白了。她推了把椅子让我坐下。

“您怎么会忘记要报销单据呢？”她严肃地说，“这是国家的制度呀！”

我擦着汗说：“是的，我，我才从学校出来，还没这习惯……”

“唔！”她微笑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写个信您去车站补领一份吧。”

我把信接过来，走出门，她又喊住了我，赶出来说：“您头一

天来也许还有许多事要办，您写个补领条，我替您办了好不好？”

我对她有了个极深的印象。

这时，我正申请入团。她担任团支书的职务，三天两头和我个别谈话。她长得挺秀气，笑起来很美。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支书帮助我，但我没想到会和她恋爱，我觉着她和我不是一样的人，她要比我高些。

过了些天，她的历史我也知道了：她上学不多，初中毕业后，在家中闲住了一阵，解放后又上了一个时期会计学校，就出来工作。现在经过自修，已能看俄文的联共党史。在我来的那年春天入了党。我对她就又加上一层敬意。工地上的人也都挺尊敬她。

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爱上她了。我找一切机会接近她，星期天约她一块去玩，听到她大方地答应我，我是那么受宠若惊，似乎跟她走在一起，我的人格也高尚了许多。——她是青年们的领导人啊！

我提出要求来了。她沉思了一会，温柔地说：“再考虑一下吧，我比你大两三岁呢，这也许不大好。”

我急道：“你这么说真伤害我，我爱的是你这个人，年龄有什么相干？”

从这以后，她对我更亲切了。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生活细节她也处处操心。我不会有计划地用钱，发薪的那两天，整天的又是吃又是买，一过十五号便连烟也没的抽。她要求替我管帐。从此我不仅每月过得都很富裕，而且能按月积蓄一点钱。过去，我的袜子、手帕，一个月也不想洗一次。碰到星期天，要和她一道去玩了，就慌慌忙忙地去买新的来。她看见，便玩笑地说：“你以为穿上新袜子，别人就更喜欢你些么？”于是就让我把旧的拿出来帮我洗洗补补。我不好意思地说：“你帮我做这些，

人家会笑你吧！”她正色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两人一起做点事不比在街上瞎逛有意思？”真的，同志们并不笑她，只说我“野马上了笼头了”！我听了，心中暗暗得意。

有好几次，她问我对她有什么意见，我实在说不出来，她说：“你瞧，你总是不在政治上注意别人，对我还这样呢，对同志们又该怎样？”我脸红着答应改过，可是总也改不过来。

这年秋天，我们结婚了。我主张买架有弹簧的双人床，她却却说：“睡木板不一样？”我要买个美术化的大理石台灯，她却说：“买个普通的，看去还大方、美观。”我说：“结婚，一辈子只一次，钱不够可以借！”而她说：“结婚只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后日子还长呢！”

结婚后，我们感情很好。早上一起上班，下午一起回家。我们很少坐车，总是一边散步，一边谈心。不知为什么，谈话的资料总是那么丰富，平常的小事两人也谈得兴趣很浓。回家之后就一起学习，先是她读俄文，我读技术书。后来，她说要纠正我不爱读政治书的毛病，便把俄文移到早上去念，晚上叫我念政治书给她听。有时候我们两人也分开读，那时我就常常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到她脸上，端详着那一双黑黑的眉毛和稍显得苍白的脸。越看越看不够，简直不敢相信她是自己的妻，要和自己共同生活到永久永久。她发觉我在看她，却不抬起头来，仍低着头看书。但脸渐渐地红了，嘴角露出微笑。我忍不住跳过去抱住她，用力吻着她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了，剩下的就是工作，工作，好好地工作！”她笑着，倚着我闭上眼睛呆一会，然后说：“行了，该用功了，咱们规定好半小时休息一次，谁破坏了罚谁，要不然咱俩就要变成二流子了。”

后来，我调到设计院工作，两人每周只能见一次面。于是每个星期天都成了我们的节日，我们一起去参观展览会，看电影，

跳舞。她买了只小炭炉，有时不想出去，我们就请朋友们来家吃饭。她会炒许多样菜，在冷天，还用玻璃瓶装了叫我带到机关去吃。不管做菜、洗衣服，我都当她的助手。虽然我一动手总是给她添许多额外的麻烦，她还是要我去帮助她。

我们经常谈自己一星期来的工作、思想等等。在这些谈话中，我渐渐认出了她的许多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质朴，或叫做“实事求是”。我是若不夸大事情，就会连那事情本身也说不出来。比如我设计完了一项图纸，总这样说：“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完成了，真费劲！”她呢，却总是简单的一两句话：“我做完了月结算！”若不就再加上一句：“有个地方还要复核一下。”我们也常谈到未来。有时我说：“等到下一、两个五年计划时，也许我能给我们自己设计一座最新式的住宅，这要有阳台、有浴室，有……”她却说：“咱们从下月起该节省些，存点钱，万一明年有个小宝宝，这房就住不开了。”她这种性格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当我接受任务设计一幢办公楼时，不知怎么，我自己感到一向追求表面华丽的作风可厌了！我竭力从实用和大方上着手。结果这套设计得到了表扬，在反形式主义学习时上级还叫我做了典型报告。在生活作风上，我也逐渐改变自己言过其实、锋芒毕露的毛病，同志们都说我踏实多了。在这种情形下我参加了青年团。

这时期，我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我常想：只要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生活，一步步走下去，不断地提高自己，争取做一个好党员和红色专家还有什么难处呢？

没有料到，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来了。

设计院来了一个才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做雕塑师的姑娘，叫加丽亚。她父亲是位音乐教授，母亲是个德国人，她北京话和柏

林话都说得挺流利。她来时是秋天，穿着件浅灰色的裙子，米黄色的毛线衣，头发是棕色的，眼睛却是黑色的，眼睫毛很长。于是“加丽亚”三字就粘到小伙子们的嘴唇上了。开会的时候，这个给她搬椅子，那个给她递茶水。休息时，这个约她去散步，那个请她去打球。她一天到晚兴高采烈的，一会儿把她的快乐传染给这个，一会儿又传染给那个。我自然不会像那些单身汉似的去献殷勤，不过，说良心话，我也挺欣赏她的相貌和风度，很愿和她一起散散步，谈谈心。

中秋节，机关组织大家去游颐和园。加丽亚说她要去，许多小伙子也争先报了名。有人替她拿水果袋，有人给她在车上留座位。那天我爱人要参加她们工地上的集体活动，我只好一个人去，坐在车上，我冷眼看着那些小伙子发笑。

加丽亚上来了，假装没听见人家招呼她坐，却意外地，竟走到我面前笑说：“劳驾，往里一点。”

我往里挪挪，从侧面看着她。她脸朝着前面，故意做出严肃的样子。

车子过了西郊公园，猛然转了个弯，她撞到我身上了。重新坐好后，她向我点点头说：“对不起。”

我说：“您真客气！”

“对您不敢不客气，”她望着我笑道，“您总是那么严肃，好吓人哪！”

“唔？”我大声笑起来。

我俩热烈地谈起来了。我称赞她的衣服和身材，她不仅不害羞，反倒爽快地议论姑娘们的身材特点，以及应该如何打扮之类。我很喜欢她这种爽快劲，便也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然后又谈到了大学生活，共同的兴趣……越谈越投机，下车时，我们俨然像朋友了。

“你船划得怎样？”她妩媚地看着我。

在学校里谁没受过姑娘的青睐？谁没有点在同辈青年中争胜的劲头？加丽亚似乎一下子又把我拖回到三年以前去了，我得意地看看那些用嫉妒眼光盯着我的小伙子，拉着加丽亚说：“走，咱买船票去。”

这以后，我和她成了要好的朋友，有好电影和音乐会，我们总是一道去。

有一次看《杜勃罗夫斯基》。回来的路上，她说：“这两个演员真漂亮啊！”

我说：“两人很相称！”

“人家是有意识这样选的，”她正经地说，“爱情，除了性格、志趣之外，还应该是美的结合。两个人都漂亮，不仅自己幸福，对旁观的人也是幸福的……”正说着，对面走过一对男女来，男的有二十七、八岁，很年轻、精神。女的在笑着，脸上堆了几条皱纹，看来要比男的大四五岁。她立刻用肘子一碰我说：“喏，你瞧，也许他俩感情还不错，可是叫别人看起来总有不愉快之感，不能不算遗憾吧？”

我看看那两人的背影，先还挺高兴，以为加丽亚在暗示我俩“很相称”，接着，我想起我妻子来了。“她比我大两岁，也没加丽亚这么‘帅’，要叫加丽亚看见我俩一起走，她会怎样评论呢？”不由得有些扫兴。

正巧，这个星期六我们机关有舞会，我把爱人约来了。我们坐在大厅角上，觉着背后有人嘁嘁喳喳地连笑带议论，回头一看，正是加丽亚。她见我看她，便索性大声道：“我正议论你呢！”甩甩头发，走过来向我眦眦眼说：“可以介绍一下吗？”

我红着脸，把爱人介绍给她。天晓得，在加丽亚对面我爱人怎么显得那么呆板，没有风度和苍白。我真后悔，不该把她带到

这里来现眼。以后乐曲再响的时候，我就请加丽亚跳，请别的同志跳，加丽亚问我：“你让她一人坐在那儿她不会生气么？”我说：“她并不太喜欢跳舞，也不太会跳！”然而，当我跳完一个华尔兹回到妻的身旁时，妻却很不高兴地说：“我想回家了，你一人留下来跳吧！”我忙说：“为什么？还早呢！”她说：“我累了！”我只好耐着性陪她回去。路上我们一直沉默着，快到家门口了，我装作玩笑的口吻问她：“是不是我净和别人跳，你生气了？”她说：“干吗要拉我去做展览品呢？我在家看点书不更好？”我说：“人家要认识你也没有什么恶意！我请别人跳也是礼貌。”她说：“我见不得那种轻浮相。我尊敬别人，也希望别人尊重我！”

到家之后，我们默默地坐了一阵就睡了。躺在床上，我忽然想道：如果我身边躺的不是她，而是加丽亚，这些不愉快不就没有了么？

是啊，假如妻也有加丽亚的相貌、风度、趣味，那我该多幸福啊！

为了避免惹闲气，我一连几个星期都没参加舞会。

一个星期六晚上，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加丽亚进来了，对我笑道：“女主人管教得真严，舞会上都见不着你的面了。”

我说：“我自己不愿意跳！”

“说这么好听干吗？”她努努嘴，“出名的舞蹈能手！不过身不由己罢了！”

我有点挂不住火，说：“这么说，我今天就跳一晚上给你看！”

“回去挨骂可没有人同情啊！”她笑笑，又说道，“今晚上有联欢晚会，说要选几个跳得好的起示范作用，你怎么样？”

我说：“好，我俩算一对！决定了！”

她笑着推我：“那还不快打电话请假！”